

“跌落街”即“跌落楼”？

——粤语“V落O”构式的意象图式与歧义现象初探

张安翘¹

(1.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香港 999077)

摘要:“V落O”构式(如“跌落水”、“碌落床”)在粤语很常见,语义层次和认知机制却复杂多样。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通过意象图式理论(Image Schema Theory),提出粤语“V落O”构式受多种图式统摄,包括容器、支撑、接触、路径和起点-路径-目标图式等,适用于多种物理、空间或位移关系、宾语属性和语态。构式中“落”兼具终点与起点标记的双重指向功能,甚至可按语境转化为达成标记。宾语“O”则可表位移起点、终点或路径。本文亦指出“V落O”构式的多解性衍生不少同义异形表达和“VO₁落O₂”可逆同义构式,体现粤语同形构式的经济性与理解弹性,却特别容易造成歧义问题,往往需靠语境或调整动词配搭消除。

关键词:“V落O”构式; 意象图式; 歧义; 补语; 语言标记; 粤语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10

1. 引言

1.1 粤语“V落O”构式

粤语“V落O”构式(如“跌落水”、“跳落车”、“挂落墙”、“撞落枱角”、“扣落你户口”)很常见,语义层次和认知机制却复杂多样,在空间表达、语态、句构上也兼具灵活与经济性,却难免因而造成一定歧义问题,使得“V落O”构式的复杂语义系统和认知逻辑尚有不少解析空间。

过往研究多聚焦粤语“落”的体貌范畴,如始成态“V落”、^[1]继续体“落去”或粤语“落”和普通话“下”的对应问题,^[2]针对“V落O”构式的分析却较少。传统语法分析将“落”视为表“向下”或“到达”的趋向标记,这种解读于“掉落街”、“入落信箱”一类“终点导向”表达固然可行,却未足涵盖“落”的全部指向功能。事实上,“V落O”构式的宾语“O”除了可表位移终点,还可表起点(如“跳落马”、“跌落悬崖”)与路径(如“碌落楼梯”、“灏落滑梯”)。此外,“V落O”的应用场合广泛,可用于物理位移,更发展出大量隐喻用法(如“将余额拨落下车”、“时间放落学业”)。“V落O”构式还涵盖多种位移主体,包括有生施事(“跳落泳池”、“行落山”)、有生当事(“跣落斜坡”、“仆落地”)、无生当事(“摆落雪柜”、“放落书包”)与无生自移(“只窗跌落街”、“果实跌落地”)。

上述特征体现“V落O”构式的丰富语义层次与解读弹性,却引发不少歧义现象(如“跳落船”可指移动主体从他处跳到船上或从船跳到他处)、同义异形表达(如“跌落街”、“跌落楼”同样指移动主体从楼宇坠到街上)以及“VO₁落O₂”和“VO₂落O₁”的双向可逆同义构式(如“串条绳落粒珠”与“串粒珠落条绳”意义都非常接近),可见“V落O”构式的语义系统和认知逻辑仍有待剖析。

1.2 研究框架

本文将先简述认知语言学“意象图式理论(image schema theory)”,为分析与解读“V落O”构式奠下理论框架。第三、四节聚焦探讨“落”作为位移“终点标记(goal marker)”与“起点标记(source marker)”的双重方向指向

作者简介:张安翘(2001—),女,硕士,兼任讲师,研究方向为粤方言及社会语言学。

功能,并结合容器、支撑、接触等多种图式,剖析“V落O”构式的典型物理位移和隐喻延伸用法。第五节通过不同歧义案例阐明语境对理解“V落O”构式的指导和制约作用。第六节承上提出“VO₁落O₂”和“VO₂落O₁”的双向可逆构式,揭示“V落O”构式的动态性、灵活性与默许共识性。

2. 意象图式理论 (Image Schema Theory)

意象图式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理解人类认知和语言的核心理论,解释人类如何通过抽象化具身经验、知觉感知以理解世界和抽象概念,并由此学习、诠释和构建更多更复杂或隐喻式的概念与语义。Lakoff和Johnson认为意象图式是从反复而活跃的动作和感官体验抽象出的简单稳定框架,如容器、路径、力量、空间方向,为人类的大量经验赋予秩序和组织性;^[3-4]Gibbs与Colston则认为意象图式是心智、身体和环境的动态互塑结果。^[5]意象图式理论在中国学界同样广受关注,赵艳芳将其视为从实体关系把握而来,用于理解复杂概念的基础和认知框架;^[6]李福印则着重意象图式能将人类经验与认知可视化的功能。^[7]综合来说,意象图式是“感官输入→知觉意识→心理意象→图式”的链式过程,特征有四:一、抽象轮廓可示性,指其能以线、圈简图表示空间关系等抽象概念;^[8]二、领域衍生性,指一个概念往往直接或间接由其下位概念构成,上位认知域为下位概念提供解释框架;^[9-10]三、动静双重性,指其既可表静态结构(如A在B内)也可表动态过程(如把A放进B);^[11]四、认知整体性,指其是整合人类共有体验的思维与学习过程,维系着群体的共享认知逻辑。

3. “V落O”的双重方向指向

3.1 位移终点标记“落”

当O作为位移终点,主体的移动以抵达或附着于O为目标。此构式中“落”作为终点标记(goal marker),其意象图式可分三类:容器图式、支撑图式、接触图式。

3.1.1 容器图式 (Container Schema)

容器图式中,O识解为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射体(trajector, TR)为移动物体,界标(landmark, LM)为具容器属性的O,路径(path, PATH)为“TR抵达LM”的路径或过程。此处“落”的功能接近英语介词“in”、“into”、“inside”。

例如“(将本书)放落书包”,TR为“书”,LM为“书包”,PATH为“书进入书包的路径”。这类“V落O”构式的应用场合很多,从物理移动说,可分为人造容器(如“摆落雪柜”、“放落银包”)、天然容器(如“跳落海”、“跌落山窿”)、人与动植物体(如“食落肚”、“注落细胞”)、建筑与间隔空间(如“放落客厅”、“搬落货仓”)、半封闭容器(如“入落信箱”、“掉落垃圾桶”)和空腔与间隙(如“摄落罅隙”、“填落凹位”)等。

从隐喻层面说,容器意象图式能投射到大量抽象概念,^[4]包括思维心智(如“背落脑”、“刻落心”)、时间空间(如“顺延落下年”、“带落下一世”)、文书与出版物(如“写落笔记”、“印落封面”)、情形情境(如“跌落骗局”、“赖落件事”)、语言与传义工具(如“(将汉语文法)套落英文”、“(将语气词)加落句子”)、人物对象(如“发泄落员工度”、“怪落自己度”)、范畴分类(如“放落某个分类”、“拨落黑名单”)、活动项目(如“寄情落公司”、“(将资源)摆落推广”)、金融资产(如“买晒落车路士”、“瞓身落股票”)、文化与意识形态(如“怪落环保度”、“沉迷落宗教”)、虚拟与电子世界(如“课金落游戏”、“入落手机”)、公理与定理(如“代落条公式”、“代落个理论”)等。

3.1.2 支撑图式 (Support Schema)

支撑图式中,O识解为具有承载功能的平面或物体,TR为被支撑物,LM为提供支撑的物体O,PATH为“TR从趋向到接触并稳定静止于LM表面”的过程。此处“落”的功能接近英语介词“on”、“onto”,强调物体间的接触与支撑关系。

例如“放(本书)落枱面”,TR为“书”,LM为“枱面”,PATH为“书本降抵枱面”的路径或过程。这类“V落O”构式的应用场景可分为地形地貌(如“(飞机)炒落平原”、“跌落沙漠”)、人造支撑体(如“擗落梳化”、“瞓落床”)、人与动植物体(如“摆落大髀”、“放落马背”)、交通路径(如“泊落路边”、“驶落公路”)等。

此外,“V落O”构式还可应用于非水平、非平面或非上下向的支撑关系,并可归纳为以下四种图式变体:一、偏转图式(rotated schema),指非水平(如倾斜、垂直)LM于TR的支撑关系,常见于附着、黏贴、悬挂、涂抹等动态,如“搽落面”、“贴落墙”。二、轴心图式(axial schema),指轴心状LM于维持TR稳定的支撑关系,常见于串、穿、笃、套、挂等动态,如“(戒指)戴落手指”、“串落竹签”。三、双界标图式(dual landmark schema),指TR的某部位兼作LM时发生功能转换的支撑关系。以“仆落地”为例,TR是“人”,LM₁是“地”,LM₂是“TR的脚掌”。位移事件后,TR始终由LM₁支撑,但LM₂却由“脚掌”变成“其他着地部位(如膝盖、手肘)”。“脚掌”支撑功能消失,回归为TR组成部分,而原本仅属TR的“膝盖、手肘”则接替成为具支撑功能的新LM₂,而无论新旧LM₂都属TR部位之一。四、接触图式(contact schema),指TR与LM接触却不构成支撑功能的物理关系。此处“落”的角色接近英语介词“against”、“towards”、“to”。以“(车)撞落石壁”为例,TR“车”与LM“石

望”仅为接触关系，LM 阻止 TR 前进却不承担重量支撑功能。类似例子还有“踢落栏杆”、“掀落玻璃”、“锡落面”等。

3.2 位移起点标记“落”

当 O 作为位移起点，TR 的移动以脱离 LM“O”为目标或结果。“落”用作起点标记 (source marker) 的频率较用作终点标记少，其意象图式可分三大类：起点-路径-目标图式、路径图式、容器图式。

3.2.1 起点-路径-目标图式 (Source-Path-Goal (SPG) Schema)

此图式中，O 识解为物体原点 (即起点界标 source LM, SLM)。TR 首先从 SLM 分离，继而沿 PATH 向目标界标 (goal LM, GLM) 移动，最终由 GLM 终止位移过程。这里“落”聚焦标示 TR 的分离原点 (即 SLM)，角色接近英语介词“off”、“from”、“down”。以“跳落楼”为例，TR“人”从 SLM“楼”脱离，并沿 PATH 向 GLM“地面”移动，位移过程最终由 GLM 强制终止。SPG 图式下“V 落 O”的应用场合相对有限，主要仅按起点属性和语态区分。从属性说，可分为地形地貌 (如“跌落悬崖”、“跳落山”)、人造平面 (如“跌落床”、“推落楼”) 和移动载体 (如“跳落车”、“跳落马”)；从语态说，可分为主动 (如“跳落月台”、“飞扑落车”) 与被动 (如“跌落桥”、“(铁皮) 吹落屋顶”)。

3.2.2 路径图式 (Path Schema)

此图式中，“O”识解为 TR 的位移起点与路径，可视为 SPG 图式的延申变体，只是 SLM 同时充当起点与路径。此处“落”不仅标记 TR 的脱离起点，还突显 TR 沿 SLM 表面持续移动的轨迹或过程。以“溜滑梯”为例，TR“人”先脱离 SLM“滑梯”的某部位 (如滑梯顶)，再以 SLM 整体 (滑梯身) 为 PATH 向 GLM (地面) 移动。此图式主要用于表示持续式动态，如“碌落楼梯”、“跳落山坡”、“滑落斜路”。

3.2.3 容器图式 (Container Schema)

此图式中，O 识解为抽象或实体容器，TR 原本处于容器 LM 内，再沿 PATH 向容器外部迁移，最终移离容器。此处“落”标示 TR 脱离 LM 的位移情况，功能接近英语介词“out of”、“from”。以“扣落余额”为例：TR 为“款项”，LM 为“余额 (户口)”，PATH 为“款项移离余额户口”的过程。这图式下的“V 落 O”用法较少，可搭配动词不多，仅有“扣”、“减”、“Cut”等，如“扣落你啲假” (从你的假期扣除)、“减落总数” (从总数减去)、“开支 Cut 落员工福利” (从员工福利缩减开支)。

4. 歧义案例浅析

“V 落 O”的语义逻辑复杂繁多、具双向性，导致 O 可能同时具备终点与起点至少两种潜在解读，引发歧义，往往需借助语境消除。例如“笪落床”可指“TR 倒在床上” (O 为终点，如“佢一返屋企就笪落床喇”)；也可指“TR 从床掉到地上” (O 为起点，如“佢好反喇，成日喇到笪落床”)。又如“炒咗落山”可指“TR 坠坡” (O 为起点，如“架车炒咗落山，伤者被困坡底”)；也可指“TR 撞到山壁” (O 为终点，如“架车炒咗落山，挡住晒后面啲车”)。又如“跌落露台”可指“TR 掉在露台上” (O 为终点，如“衣架跌咗落露台，要麻烦楼下开门执返”)；也可指“TR 从露台掉到街上” (O 为起点，如“衣架跌咗落露台，好彩无整亲途人”)，可见语境和说话者默契对理解“V 落 O”构式的重要性。

上述种种歧解更诱发出“V 落 O”构式的同义异形表达，体现其灵活与复杂性：如“跌落街”和“跌落楼”意思一致，都指“TR 从楼宇坠到街上”，只是前者成分 O“街”充当终点，后者成分 O“楼”则充当起点，“V 落 O”的双向性使两句句子意思一致。再如“跳落水”和“跳落船”同样可指“TR 从船跳入水”，前者“水”充当终点，后者“船”充当起点。更多如“碌落地”和“碌落床”、“跌落河”和“跌落桥”、“跳落车”和“跳落地”同理。

5. 双向可逆同义构式

与“V 落 O”构式密切相关的还有“VO₁ 落 O₂”构式 (如“袋钱落袋”、“掉佢落街”)。当 O₁ 和 O₂ 受对称关系图式 (如接触图式 (contact schema)、连接图式 (link schema)) 统摄，则 O₁、O₂ 的位置有时可互换而不改变核心语义。此类结构中“落”的功能从方向或趋向标记转化达成标记，聚焦两个实体接触或连结关系的实现，而非位移方向或路径。例如“绑条绳落个箱”与“绑个箱落条绳”均指向“绳箱绑定”的最终状态，差异仅在视角焦点：前者突显 TR 绳向 LM 箱的附着趋向，后者突显 TR 箱向 LM 绳的附着趋向，然两者终态其实相同。又如“串粒珠落条绳”与“串条绳落粒珠”；“件衫揩落颜料”与“颜料揩落件衫”；“穿只脚落对袜”与“穿对袜落只脚”等同理，展示对称关系图式下“VO₁ 落 O₂”构式中的“落”呈现出达成标记功能。

6. 总结

本文通过意象图式理论分析香港粤语“V 落 O”构式的多元语义和理解逻辑，提出粤语“落”兼具终点与起点标记的双重指向功能。受不同图式统摄，“V 落 O”构式能表达多种物理、空间或位移关系，更衍生出大量隐喻用法，涵盖各类属性的位移主体和语态。这种构式的理解方式多元、富弹性、具一定语言经济性，却引发不少歧义问题和同义异形表达，往往需依赖语境或改变动词配搭消解。由此延伸的“VO₁ 落 O₂”可逆同义结构中，“落”更转化

为达成标记, 反映“V 落 O”系构式的动态与多解性, 更突显粤语同形构式往往承载多重认知逻辑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 侍建国. 从粤语始成态 "V 落" 看粤普对应及语言教学[J]. 亚太语文教育学报, 2003, 6(1): 115-127.
- [2] 姚玉敏. 粤语继续体“落去”和开始体“起嚟”的产生[C]. 汉语研究的新貌: 方言、语法与文献.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2016:261-284.
- [3]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1-40.
- [4]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5-67, 269-303.
- [5] GIBBS, R. W. JR. & COLSTON, H. L.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Image Schema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5, 6(4): 347-378.
- [6]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67-68.
- [7] 李福印. 意象图式理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 23(1): 80-85.
- [8] 李筱梅, 李海峰. 从表征和认知过程上看表象与知觉、记忆的关系[J]. 心理科学, 2018, 41(3): 520-525.
- [9]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28-160.
- [10] 蒋开天. 图式特质论——基于康德、皮亚杰图式学说的历史考察[J]. 中南大学学报, 2014, 20(2): 44-50.
- [11] Talmy, L. *Communicative Aims and Means——A Synopsis*[J].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1976, 20: 153-185.

Falling On or Off?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mage Schemas and Ambiguity in Cantonese 'V lok9 O' Construction

Cheung On Kiu¹

¹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Hong Kong*

Abstract: Widely used in Cantonese, the "V lok9 O" construction, such as "dit8 lok9 soey2" (fall into water) and "luk7 lok9 tsoŋ4" (roll off the bed), exhibits substantial semantic and cognitive complexity. This essay,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employs Image Schema Theory to propose that the "V lok9 O" construction is structured by multiple schemas, including container, support, contact, path, and source-path-goal schemas. Such schematic diversity underpins its applicability across diverse physical, spatial and motion relations, object properties, and voice types.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lok9" functions dually as both a goal marker and a source marker, while contextually serving as an achievement marker. The object (O), correspondingly, may denote the starting point, endpoint, or trajectory of motion. This paper further contends that the polysemic nature of "V lok9 O" construction gives rise to numerous synonymous heteromorphic expressions and reversible synonymous structures, like "VO₁ lok9 O₂". This semantic flexibility and language economy, however, come at the expense of high ambiguity, thereby often necessitating contextual cues or verb-collocational constraints for disambiguation.

Keywords: "V lok9 O" construction; image schema; ambiguity; complement; discourse markers; Cantonese